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84

門 口12
號 3276
卷 84

清儒學案卷二百七十七

湘鄉學案上

天津徐世昌

有清中葉漢學盛而宋學衰湘鄉力挽其弊以宋儒程朱之學爲根本兼覃訓詁名物典章於漢學家言亦窮其賾而擷其精致諸實用乘時得位戡定大亂光佐中興其勳業所就視明之王文成超越倍蓰眞儒實效蓋間氣所鍾也述湘鄉學案

曾先生國藩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一字滌生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兩遇大考列高等六遷至禮部侍郎自爲諸生研求宋儒諸書洎通朝籍與善化唐確慎公蒙古倭文端

昭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購求

公昆明何文貞公霍山吳侍郎廷棟仁和邵位西懿辰漢陽劉
茉雲傳瑩同講學覃精義理兼事考據深究古今興衰治亂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文宗即位遵議宣宗郊配廟祔大禮專疏
上陳受特達之知應詔極論時政及敬陳聖德預防流弊諸疏
謇諤有古大臣風咸豐二年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時粵匪方
張攻長沙未下竄陷武昌次年循江下犯遂踞江寧先生奉命
在籍治團練奏言團練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鄉團募爲
勇營教以兵法號曰湘軍先清內匪增募三千人遣出境援南
昌力戰爲諸軍冠以東南形勢多阻水勦賊非有水師不可於
衡州造戰艦博采眾議損益舊制艦成集水陸萬人選將以搭
齊布公羅公澤南楊公載福彭公玉麟分領之或拔自偏裨或
起於書生並一時之傑乃大舉東征初戰靖港失利而湘潭一
路大捷以師不全勝自劾再進岳州又小挫旋大捷克岳州復
武昌大破田家鎮圍九江湘軍之名震海內會水師入鄱陽湖
爲賊所扼與外江水師隔爲二武昌又陷胡文忠公率師規復
不克先生方與賊相持於江西以武昌據長江上游爲必爭之
地分遣羅公澤南銳師回援攻武昌未下羅公傷殞令李公續
賓繼統其軍再克武昌進攻九江軍威復振七年丁父憂回籍
九江既拔迭詔促赴軍逾小祥乃出駐建昌肅清江西諸郡縣
遂與胡文忠合籌全局定三道規皖之策弟忠襄公國荃一師
直薄安慶十年江南大營潰蘇浙繼陷先生方奉入蜀督師之
命未行於是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時英法聯
軍犯京師東南震驚堅持安慶一師不可搖動十一年克安慶
進駐之遣忠襄率師進規江寧水師循江而下爲應援同治元

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先奉節制四省之命固辭不許舉
左文襄宗棠付以浙事舉李文忠鴻章付以蘇事皖北則有多
隆阿公李公續宜諸師皖南則有鮑公超張公運蘭諸師數道
並進三年蘇浙先後戡定攻拔江寧僞都粵匪平論功封一等
毅勇侯世襲罔替以湘軍轉戰十有三年慮其暮氣大功既蔵
悉散歸農主用淮軍以備勦捻匪先是捻匪肆擾皖豫齊魯鄂
陝之閒常與粵匪句結粵匪平而捻匪猶熾四年科爾沁親王
僧格林沁戰歿曹州先生奉命督師奏言賊情已成流寇官軍
不宜與之俱流宜於安徽之臨淮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
南之周家口駐重兵爲四鎮別設一游擊之師一處有急各相
應援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又議扼黃河運河以蹙賊兵事
始有歸宿而言路多所指摘乃自陳病狀請開缺以閒散効力
並請削封爵詔不允行尋命回本任以李文忠代督師悉守成
略卒以長圍殲賊六年東捻平七年西捻竄擾畿輔李文忠左
文襄會勦仍用扼運河長圍之策殲之是年拜武英殿大學士
中原既定召入覲調授直隸總督陳練兵飭吏清訟治河四事
爲治綱行之期年積弊一清九年天津民擊斃法國領事焚教
堂奉命查辦奏言小忿不足開衅當曲全邦交密儲兵備乃爲
立國之道事定仍調督兩江以目疾乞休優詔還鎮中外大事
皆就決之策西邊主先清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主以蜀湘爲
根本議馭夷則購船礮開製造局選派出洋學生習藝交涉不
爭虛文而重保吾民生計其經營遠大類此十一年薨於位年
六十有二贈太傅謚文正先生經濟本於學問每建一議策於
受事之始及其成功一如所言求才若渴加以陶鎔中興名臣

將帥泰半出於所薦拔而造就之服膺儒先躬行實踐省察克治首重不欺論學兼取漢宋之長要之致用發爲文章起衰載道所仰止者自文周孔孟以後兼取道德政事辭章下逮近儒顧氏炎武秦氏蕙田姚氏鼐王氏念孫凡三十有四人圖其象而爲之記以示爲學宗旨所著有奏稾三十六卷書札三十三卷批牘六卷詩集三卷雜著四卷求闕齋讀書錄十一卷日記類鈔二卷十八卷經史百家詩鈔二十八卷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經史百家簡編二卷鳴原堂論文二卷古文四象四卷統編爲全集附年譜十二卷求闕齋弟子記四十卷則門人所記述者也又有家書十卷家訓二卷並行於世參史傳李鴻章撰神道碑劉蓉郭嵩燾合撰墓志銘朱孔彰撰別傳黎庶昌撰年譜朱

奏稾

遵議大禮疏

奏爲遵旨敬謹議奏事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庸郊配廟祔二條命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仰測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陳其說備聖主之採擇竊以爲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所謂無庸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帝爲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功

德之彌綸又當與列祖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蒸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況以天子之尊敢廢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頻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蒸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誠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升配之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攷列聖升配惟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季周琬奏請外此繼統之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符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卽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懷謙抑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磚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乏餘地我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身作則世世可以遵行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經此次硃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後之人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

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册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閒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開元十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閒郊祀以藝祖太宗眞宗並配嘉祐七年從楊畋議罷太宗眞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大亨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不可不預爲之防故殊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一經斷定巍然七幄與天常存後世增配之議尙且不許罷祀之議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朝孝治天下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后遺命願于遵化州孝陵近地安厝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餘里不合祔葬之例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又不敢違成例于孝陵旁近建厝奉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敬謹藏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命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之豐功大烈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此次大行皇帝遺命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殊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于卑屈處列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互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不奉升配既有違命之嫌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聖父制禮聖子行之默契

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愼皇上他日郊祀之時上顧遺訓下顧萬世或者悚然難安禮臣無所辭咎是以專摺具奏干冒宸嚴不勝惶悚戰栗之至謹奏

應詔陳言疏

奏爲應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旣備旣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尙才華士騖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鎭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愼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其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

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染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聖節不許開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

才者則勖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輭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勖之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覩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言嘉奬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滅色害馬不去則騏驥

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稾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尚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稾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內廷終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內廷四人禮部六堂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內廷在諸臣隨侍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稾則悤悤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人之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即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入衙門之人才同往來於聖主之胸中彼司

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榎枡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陳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閒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閒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袁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蒙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極之初又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劾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

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外大小羣言並進即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皇上憐其愚誠俯賜訓示幸甚謹奏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奏爲敬陳聖德仰贊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涖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內廷接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御門常服挂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君皆於小者謹

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才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國計圖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蹙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

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奬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覈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覈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律之閒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眞學眞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御製詩文集業蒙允許臣考高宗文集刊布之年聖壽已二十有六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聖度之謙沖且明示天下以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被必有樸學興起爲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與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

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輭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鋩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苶沓泄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賽尚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自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此三者辨之於早祗在幾微之閒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聖慈垂鑒謹奏

文集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

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愼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愼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齗齗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與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楊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

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敎化則藹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愼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

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通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

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册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眾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迴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養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常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大小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扶扶萬眾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憧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者欲逐眾好漸長漸貫而

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旣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愼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尙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愼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

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晜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梏言有刑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尚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粗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趣馬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

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核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迭相暎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崛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紱休寧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淩氏廷堪并有纂述無慚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宜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翬又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薈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綿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綸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一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

一源則當明萬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聖賢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閒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閒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閒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皆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備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之心而無異

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孟子要略敘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茉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倘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茉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者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茉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子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

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

書札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

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

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愼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愼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菟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己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于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譔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

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況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醋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

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考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

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闋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

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恝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

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成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

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鵷鴟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負之蘇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舉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裒之於仁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

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
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
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
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
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
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蔀甚盛此眞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
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
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
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
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
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
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
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
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
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
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覆夏弢甫

頃接惠書並送到大著具見研經耽道學有本原軍中少暇不
及悉心紬繹但繙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
足與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
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
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尚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困
勉二字別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尚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

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頡漸諸說之爭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能惠然肯來啟牖愚蒙實所忻望

覆潁州府夏教授書

昨奉手畢備荷心注並惠寄大著四函羽書偶暇時一雒誦尊意在於宗紫陽抹時弊不沈溺於功利不泛濫於記問不參錯於二氏於此道中切實折肱直欲造古人第一等地位敬服無量承示黃南雷孫蘇門顧亭林李盩厔諸先生學稍偏而毛西河紀河間阮儀徵戴東原程綿莊諸君放言高論集矢洛閩陸清獻謂明季學術足以致寇寔非苛論云云具見日弓月矢衛道苦心閩洛干城老當益壯漢書申公云爲政不在多言爲學亦然孔孟之學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爲頓悟陸子亦詆朱子爲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釐之間可以勿辨兩先生全書具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凡涇陽景逸黎洲蘇門諸先生近姚江者皆偏撫其疵痏無完肌獨心折於湯睢州睢州嘗謂姚江致良知猶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學始明特其門徒龍谿狂談良齋邪說洸洋放肆殃及師門而羅近溪周海門踵之然孔門有子

夏子夏之後田子方子方之後莊周說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況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衎石給諫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姚江門人勳業如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郭青螺諸公風節如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清修如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發明者睢州致書稼書亦微規攻擊姚江之過而於上孫徵君鍾元先生書及墓志銘則中心悅服於姚江者至矣蓋蘇門學姚江睢州又學蘇門者也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山河不廢之流蘇門則愼獨爲功睢州接其傳二曲則反身爲學鄠縣存其錄皆有合於尼山贊易損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學姚江而禍人者莫如以懲忿窒欲爲下乘以改過遷善爲妄萌二語人之放心豈有底止乎乾嘉閒經學昌熾千載一時阮儀徵王高郵錢嘉定朱大興諸公倡於上戴東原程瑤田段玉裁焦里堂十餘公和於下羣賢輻輳經明行修國藩嘗謂性命之學五子爲宗經濟之學諸史咸備而淵源全在六經李斯一炬學者不復覩六經之全至秦漢之際又厲禁挾書舉世溺於功利抱經諸儒視爲性命身與存毀非信道之篤不能天下相尚以僞久矣陳建之學蔀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惟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排斥先賢獨伸己說誠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綿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又太過無程朱之文章道德騰其口

舌欲與爭名誠學者大病若博覈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注當亦程朱所心許若西河駁斥漫罵則眞說經中之洪水猛獸矣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足下著作等身性命道德與政事幹濟相輔而成名山萬仞歲寒共勉無謙言草茅佔畢也

與朱仲我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會意之老形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屨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履般首則虛用矣舄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桷有舄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譏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已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爨部畫部眉部冓部筋部稽部橐部寢部重部老部履部飲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

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耋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㝱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㝱而來推之犛爨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盬鹼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歙從欠酓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歠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醻醋醇醨等字增曰從酒省盄聲從酒省襄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离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覆劉霞仙中丞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閒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揅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

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祼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厤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擘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强後代之儀節就古人

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坫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閻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俾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儻亦淑世者所有事乎

日記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眞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蟲之坏也乃所以爲啟也穀之堅實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眞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

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眞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者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

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曰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道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綿綿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而益背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閻並稱顧則爲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並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菴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

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鬯茂者也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乂哲謀聖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黽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爲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少息徇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髦百無一成書此聊自警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僩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揜著者耶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

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旣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旣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證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卽此以求其繼繼續續者卽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眞暴棄矣眞小人矣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愼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遑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嘷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卽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在卽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湲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閒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閒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是亦肅殺之義也

古聖人之道莫大於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卽取人

爲善也誨人不倦卽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敎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附錄

先生嘗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贋作也皆剿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另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少矣與何廉昉書

先生晚年以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使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而自以老而爲此爲陋日記

先生嘗曰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與羅少村書

先生嘗曰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

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及各語錄劄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與劉霞仙書）

郭筠仙欲彙刻先儒諸書先生答之曰纂敘先儒之事實則全氏宋元學案黃氏明儒學案及次青先正事略等書搜採粗備若必盡求諸儒著述而仿張清恪之例彙刻巨編則無論訪購不可徧求卽使全數得之不擇而刻之卷帙固不勝其繁芟節而刻之則孝先之芟節已爲有識所詬病且所貴儒先之書謂能示人以爲學之軌塗若者正路若者歧趨懸之不移之鵠而辨其豪釐之差若無一定準則旣似散錢委地爲知德者所不貴若有不易宗旨則進退百家亦非數十年不能卒業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評隲先刻一二種其餘則俟日力果長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覆郭筠仙書）

先生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自言一無所解引爲愧憾蓋致疑也（日記）

湘鄉家學

曾先生紀澤

曾紀澤字劼剛文正公長子正二品廕生用戶部員外郎光緒三年襲封一等毅勇侯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四年充出使英法欽差大臣六年兼使俄大臣先是俄人乘中國用兵竊據伊犂及新疆事定朝旨以崇厚爲全權公使往議索還乃失詞專擅遽許其成先生奉命改約未發致書總理衙門並上敬陳管見一疏剖析利害深中機宜至則與俄外部及駐華公使諸人筆

舌辨爭往覆十數萬言歷十閱月卒毀成約更立新章其大端
關於界務者三商務者四挽救實多十一年歸朝官至戶部右
侍郎十六年卒謚惠敏年五十有二先生少秉庭訓究心經史
喜讀莊子離騷所爲詩文卓然成家兼通小學音律旁涉篆刻
丹青騎射從文正軍中久戰守形勢咸得其要領同治以來中
外之事益繁先生精習泰西語言文字講論天算之學訪求制
器之法於海外諸洲地形國俗如指諸掌所著有奏疏六卷文
集五卷歸樸齋詩鈔四卷又著地輿輯要未成其早歲所撰有
佩文韻來古編說文重文本部考羣經臆說等書藁藏於家參史

傳 俞樾撰墓志銘
曾惠敏公全集

文集

書江艮庭六書說後

古者五尺之童足以知之今之績學之士窮年累月以求之而
不能盡合焉者六書其一乎非今之人智不逮古如是其遠也
師承不絕則淺顯而易通苟失其傳則易者難而顯者晦矣鄭
氏注周禮舉六書之目而不著其說許叔重著其說矣設辭簡
略不可驟明意者當漢之世去古未遠雖無保氏之官而人閒
師弟子以經學相授受者尚皆不廢六書舉世翕然務之不待
推演而覩縷者歟象形諧聲會意指事叚借五者得許氏之說
其義至今可曉獨其釋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語意較爲
通泛不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諸語之確
不可移也所以考老之字又不如武信江河諸字之灼然易知
也證以全書而莫相發明不如象形會意諸語往往散見於各
部說解中也於是談六書者至於轉注則紛紛然不一其議近

世江艮庭作爲六書說旁通曲證援据鑿鑿足以大明許氏之恉其說彼五者諸學士亦無異意焉而江氏之言詳矣若其說轉注則亦似有未安者曰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凡耆耋壽耇之類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此言是也曰說文解字一書五百四十部卽建類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此言非也夫六書者書之體用厥有六端象形諧聲會意指事轉注主言體叚借主言用此六者缺其一不可是故象形之字不得謂之諧聲會意之字不得謂之指事形者母也聲者子也具物之形命曰象形形相合併命曰指事合而語意貫通命曰會意母子並重命曰諧聲重其子而輕其母命曰叚借各有其義而不得相混各有其名而不得相賅者也今而曰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屬而从之者皆同意相受也

果爾則轉注一端遂足以賅彼五者而許書九千餘文無一非轉注矣豈其然哉閒嘗取許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與所引考老之字參稽於全書而徵其義例以爲轉注云者有全子而無全母無可徑從之部託於一字而轉相貫注故謂之轉注老字从人毛匕會意字也考从老省丂聲老之形不全而知其從老來者轉注字也譬諸犛从牛𢍏聲形聲字也斄從犛省來聲犛之形不全而知其從犛來者轉注字也許書如犛部谷部爨部畫部殺部眉部鳥部冓部筋部畐部稽部巢部槀部瓠部寥部重部老部屨部歙部鹽部弦部或會意或形聲皆轉注字之部首也其所屬从之字損其母之點畫以容其子而轉注之例生焉是故存人毛而去匕無是字矣而考耋諸文非老部莫可歸也存尸彳而去舟夂無是字矣而屨屐諸文非屨部莫可

歸也存禾尤而去旨存宀丬而去夢無是字矣而稦穛寤寐諸文非稽部寥部莫可歸也推之而犛爨畫眉諸部莫不皆然犛去牛而存犛雖有其字而犛坼之義與長髦牛之義無涉也則氂斄諸文非犛部亦莫可歸矣曰建類一首者指部首而言母字之形體悉具也曰同意相受者指屬从而言母字之點畫雖虧而其意猶存也後之學者必明此例然後見考耋而知在老部見屨屐稦穛寤寐而知在屨部穛部寥部不然則朝夕臨視之字有不能辨其所从將終日披覽而無所稽攷者矣然則若此類者固文字中之一大端去之則有所不備命以轉注之名而合參諸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語而可通證以考老二字而援引適當也以此爲轉注庶幾其不違於古乎恨世無許鄭諸儒一決各說之是非且不得起江氏暨戴段諸公而商榷之耳

抑又有許書屬之形聲而似宜在轉注之列者段若膺爲說文解字注其在十四篇酉字下注云凡从酉之字當別立酒部解云从酒省許合之疏矣段氏本宗戴東原之說以互訓爲轉注酉下此論非爲轉注發也然而有合於轉注之義蓋酒字亦轉注字之部首也凡夫醵醍醞釀諸字皆應別立酒部以統之而解云从酒省冢聲从酒省甚聲从酒省昷聲襄聲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許君釋酉云八月黍成可以酎酒遂舉从酒省之字概以屬之酉下實不如屬之酒部之爲近也是則讀許書初不知爲轉注而本與考老同例者也亦有雖入轉注之部而可謂之非轉注者鹼之字从鹵僉聲鹵亦部首而與鹽同義也鹼不入鹽部可也

曾先生紀鴻

會紀鴻字栗誠文正公少子同治十一年賞給舉人光緒三年會試未第而卒年三十少年好學與兄襲侯並精算術先生尤神明於代數銳思勇進創立新法同輩多心折之嘗謂大衍求一術亦可以代數推求依題演之理正相通撰對數詳解五卷

參疇人傳三編
會文正公年譜

綴術釋明序

易繫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綜天下難定之象以觀於有定莫數若矣在昔聖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範圍後世者代久年湮其數學漸至失傳近三百年泰西猶能推闡古法翻陳出新而中國之才人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數學之謂也中國舊有弧矢算術而未標角度八綫之名未立八綫鈐表則雖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無表可稽則每求一數必百倍其功而始得且得而仍非密率明代譯出泰西八綫表及八綫對數表核其立法之源得數之初甚屬繁難而成表之後一勞永逸大至於無外細至於無微莫不可以此表測之則其用之廣大可想然得表之後雖無事於再求而任舉一數何能較其訛誤若仍用舊術則非匝月經旬不得一數此明靜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術之可貴也向來求八綫者例用六宗三要二簡各法若任言一弧度必不能考其弦矢諸數至杜氏創立屢乘屢除之法則但有弧徑而八綫均可求董方立解杜術先取直綫之極微者令與弧綫合而後用連比例以推至極大又考諸率數與尖錐理相合故用尖錐以釋弧矢而弧矢之理以顯而數亦顯明靜菴解杜術先取四分弧通弧十分弧通弦直綫

之極大者用連比例以推至千分萬分弧通弦之極微者考其乘除之率數與杜氏原術乘除之理相合故用綴述以釋弧矢而弧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董明二君均爲弧矢不祧之宗無庸軒輊其閒邇百年中繼起者如戴鄂士煦徐君青有壬李壬叔善蘭所著各書雖自出新裁要皆奉董明爲師資也吾友左君壬叟湘陰相國之姪也英年積學於詩文賦字無不深純每應試必冠其曹而於數學一道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難之題必窮力追索務洞澈其奧窔而後止嘗謂方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數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爲自得新法也可曾釋徐君青氏綴術又釋戴鄂士求表捷術茲又釋明靜菴弧矢捷術而一貫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圓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謂勇矣余癸酉從丁果臣先生游始識壬叟繼與共述粟布演草圓率考眞二書相得甚歡不啻古所謂同方合志者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學諸人無不歎息不置況余與壬叟兩世神交安能無愴切耶果臣先生爲湖南數學之領袖所刊二十一種算書嘉惠士林良非淺尠茲又集壬叟遺書而彙刊之倩新化黃君玉屏宗憲任讎校之役訂正精審毫髮無憾壬叟得此不朽矣若夫詩古文詞古人之門徑業已搜括殆盡卽附爲壬叟之緒餘剞劂尙需諸異日也

湘鄉弟子

黎先生庶昌 別見巢經學案

俞先生樾 別爲曲園學案

黃先生彭年 別爲陶樓學案

吳先生汝綸 別爲摯甫學案

劉先生書年

劉書年字僊石獻縣人道光乙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出爲貴陽府知府丁母憂歸敍前在貴州省會團練城守功以道員記名簡用咸豐十一年卒年五十一先生少孤所生母黃峻猛善怒怒必長跪涕泣求解胸有尺寸崖岸斬絕一不爲不義所撓貴陽有錢冶先生摘發其奸不爲私計歲益官錢六百萬賊迫省城有密白優人王大糾黨謀變按驗無實巡撫欲盡殲之執辯數十日卒斬王一人全活二十餘人安順土司反討之不克揚言曰若劉君來乃不反耳大吏令先生往諭之召其酋立至旬日而定蓋先知安順時以恩信服之也其遭母喪巡撫欲奪情餌以監司以死爭乃聽罷其成進士出文正公門下最爲文正愛重以學行相切劘又與河間苗仙麓善化孫鼎臣遵義鄭子尹獨山莫郘亭友善討論學業於書無所不讀手寫口誦至能諷乃已雖在軍旅行役憂患疾苦中未嘗一日去書其說經篤守本朝諸大師務爲詳密欲有所著述未就所爲經說數十條爲一卷詩文雜著各數十百首藏於家參張之洞撰墓碑

劉貴陽經說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陸德明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案獻尊卽犧尊與象尊相須爲用舉其事則謂

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本一物而二名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君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是二尊相須爲用之驗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羲獻音憲各讀如本字其義自明司尊彝變犧爲獻者朝踐乃始獻之禮以祀事之始獻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形與名言實卽犧尊也鄭氏讀獻爲犧又以二字皆音莎是不知二者固是一物其本字則各有音義無庸牽混陸氏沿鄭氏之說以犧獻二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據以改他經音訓是二字始誤於鄭氏之穿鑿繼又誤於陸氏之因襲而經文因之愈晦矣

考詩頌毛傳說犧尊用沙羽以飾尊是鄭氏讀犧爲莎之所本意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又考詩傳疏引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此說甚確南史劉杳傳杳嘗於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皇尾娑娑然杳對以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爲然是犧象皆刻木爲形灼然無疑乃聶崇義三禮圖既采阮氏義于犧象尊皆作一器繪牛象形并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又采鄭氏義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因仍譌誤誠有如沈括趙彥衞林光朝諸人所譏者其殆未考劉杳之說乎

矜

徐華野太守偶語及爲諸生時應經古試策問矜字從矛何以

訓爲矜憐且從今得聲何以收入蒸登部爾時茫無以應也請申其說矜矜判然兩字一從矛今一從予令不容相溷華嚴音義上卷云矜毛詩傳曰矜憐也說文字統林罕小說敘所謂李陽冰就說文刊正作三十卷其時復於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者是也非後魏楊承慶字統矜怜俗憐字也皆從予令若從矛今者音巨斤反矛柄也玉篇二字皆從予令無矛今者是慧苑在唐時所見毛詩經傳並作矜而玉篇則有矜而無矜此古本未經竄改之據也今考詩之矜憐字爲韻者菀柳以叶天臻桑柔以叶旬民填天皆眞諄部中字古矜憐通用論衡引書予惟率肆矜爾引論語則哀矜而勿喜並作憐字憐亦眞諄部中字也故矜與從矛今聲訓矛柄入蒸登部之矜斷是兩字詩戰戰兢兢左傳引作矜矜說文兢部云兢讀矜此從矛今字故通蒸韻之兢自漢人以二形相似隸體雜書如東海廟碑矜閔費鳳別碑恤憂矜厄又矜此黔首石經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辛李造橋碑哀矜下民左雖從矛右仍從令至孫叔敖碑鰥寡是矜右雖從今左仍從矛石經尚書惠于矜寡乃直從矛今矣於古從令聲之字皆入眞諄部其從今聲者則入侵覃部自晉潘岳哀永逝文用矜憐之矜叶興承升從令聲者乃混入蒸登部而矛柄之矜俗別從堇聲郭注方言云矜今字作瘽巨巾反於是從今聲者又混入眞諄部降及唐時玉篇乃概作一矜字今本作矜宋陳彭年等所改廣韻十七眞云瘽矛柄也古作矜巨巾切十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借爲矜憐字居陵切又概作一矜字而分矛柄義入蒸互易二字古讀此古今音義之大變也廣韻已後矜獨行而矜遂亡說文亦因以刪削矣

顏讎由爲子路妻兄

孟子言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孫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與上文顏讎由截然若不相涉後人相承此讀不改考史記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全謝山答問從孫疏以讎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因舉此爲史公指作妻兄之證閻氏釋地云讎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案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讎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至孫疏始明見讀法閻全亦相沿俗讀習慣多方推揣以求其合不知孟子本文明白易見卽史公所據以立說者也

孔惠藏書

孔子壁中經其藏之者諸說不一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極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釋文敍錄云書凡百篇及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隋書經籍志同愚按家語漢紀之言恐誤漢書孔光傳孔子之後七傳至順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若壁經爲襄所藏襄既入漢及爲孝惠博士孝惠三年已除挾書之律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是孔鮒襄與鮒爲兄弟雖未入漢而鮒藏書襄宜知之亦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卽未獻之安國襄之孫耳豈有不知其祖之所爲而待共王壞宅然後從

而得之哉於情事頗不合釋文隋志屬諸孔惠當出劉向刪錄康成六藝論等書是爲得之惠與鮒騰並世其所爲二子不及知也

宰我不死田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謂左氏無其事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蘇子瞻據李斯之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弒簡公尤與左傳陳闕事合本譌闕止爲宰我至史公其事並誤楊用修則謂斯去宰予未遠當得其實宰予之死仇牧之類惟史公誣以作亂爲非閻百詩又據洪容齋說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似是夫子沒後所談未有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者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

愚按淮南人間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甚相憎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而弒簡公於朝全是左傳陳闕事宰我爲闕子我之誤更無可疑然韓非子云宰我不免於田常韓非李斯同學其事之誤屬宰予久矣史公亦誤據諸子耳因慨宰予生平以短喪晝寢諸事爲後世口實史公復以大節誣之聖門高弟乃遭此不幸愚謂卽短喪晝寢亦未足爲宰予訾病當時七十子受裁於孔子者不知幾人歧途幾經指斥而後能無乖大義特其事不具傳耳其能循序漸進不涉障蔽者惟顏閔冉庶幾焉宰予之學孟子稱其知足以知聖人較游夏顓孫於夫子歿後乃欲重事有子爲知聖人有不到處其造就出三子上可知孟子已論定矣後人更何所置喙哉

張先生裕釗

張裕釗字廉卿武昌人道光丙申舉人少承家學又從曾文正公游篤志古文學以大進其爲文段涂韓歐上推秦漢原本六經沈潛乎許鄭之訓詁程朱之義理以究其微奥嘗謂宋儒有言學者學爲仁義也孟子七篇一以仁義曉人若能卽無欲害人無穿窬二語深繹而內省之則爲人之大本立矣其與鍾子勤書曰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極盛違軼前代然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篤志之士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然或專事義理而屏棄考證爲不足道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歟其持論平實蓋確守文正之家法也平生淡於仕宦中年以後主講金陵文正江漢經心鹿門及保定蓮池書院聲望益高晚客西安將軍所光緒二十年卒於關中年七十二將死自營壙於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可以知其嚮往矣所著有濂亭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遺詩二卷又有左氏服賈注考證今文尚書考紀未刊行參夏寅官撰傳

文集

禹貢三江考

自漢以來說經之紛出而不可紀者其莫甚於禹貢之三江乎說三江班氏志爲最先亦最爲近之然要不能以無失也而近世之說者率墨守班氏以爲不易則皆信漢人而過者耳夫漢人之說誠近古而得實矣雖然必以其實攷之攷之而得其實是誠古人之說也吾從之宜也攷其實而不得甚者與實相背戾雖古之說吾未之敢從也然則何以攷之還以禹貢之言與

說者所稱之地攷之而已按之禹貢驗之其所稱之地而合則得之矣按之禹貢驗之其所稱之地而不合則其說失之矣吾故有取於顧寍人氏以北江中江南江傅於郭景純之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者爲得其實也景純之說全謝山亦嘗取之全氏之取景純是也其謂三江不必涉北江中江之文者非也禹貢固明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矣舍三江而北江中江將安處乎夫有北有中則有南兼南北中爲三江此皆其相因以至而必無可置辯者也而謂三江不涉北江中江其可乎彼全氏獨疑江之不可通於松江浙江耳疑班氏志所謂中江者之非禹迹耳吾謂江誠不可通於浙江若松江則固卽禹貢之中江而爲禹所通者夫全氏取景純之言而未得其指也景純固以爲松江爲禹貢之中江矣其所爲江賦有曰表神委於江都混

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者卽墨子所謂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荊越南夷之民者也景純之松江班氏志之中江禹貢之中江一而已吾獨以班氏志之南江與所謂分江水者爲非其實耳攷班氏之意蓋以中江與南江皆江之所爲也不知中江江爲之者南江則自爲一江而非江爲之者奚以知之以禹貢之文知之禹貢曰東爲中江不云爲南江也如江而更爲南江禹貢必言之矣不能遺之矣以禹貢之不言而知南江之自爲一江也且以形勢求之江固不可通於衍南江矣夫班氏志之中江卽松江此必無以易之者也乃其所謂南江在吳南東入海者以其地攷之則適亦松江而已且班氏於石城之分江水云至餘姚入海而未以爲南江於吳之南江但云東入海而不云至餘姚其各分爲二

水抑或更以分江水爲南江蓋頗不可究詰酈善長乃徑合以爲一備箸其所經歷言之鑿然然其所舉之地故皆窮岫複嶂萬山之所蟠結而謂江水經行於其中其孰從而信之邪自乾嘉以來言禹貢者若金蘂中姚姬傳錢學淵孫淵如阮芸臺之徒壹歸命於班氏之書其於班氏之混南江於中江與分江水之不可達於餘姚蓋亦微知其然而不勝其信之篤也乃益爲之傅合疏罅辯說紛紜左右遷貿故卒不得其所安而阮氏又益繪南江圖而爲之攷稽之於經察之以形勢而無一可通者大惑者終身不解豈不信哉吾故曰南江者自爲一江而非江爲之者也舍景純所謂浙江無以處之矣國語載伍子胥之言曰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夫不南盡浙江故不足以環吳越之境此南江之爲浙江於古可徵全氏所謂景純之三江實盡揚州之大望而顧氏之言考之於經而不謬者也余又觀班氏所謂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與水經沔水篇之東至石城爲二及鄭康成之說東迤略同而說文所謂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其說亦頗相類而益明箸其爲浙江浙江之稱南江其自古所傳而漢人猶及聞之者歟然展轉膠轕而卒疑莫能明者蔽於必以南江爲江所分而不知其自爲一江也其讀禹貢誠未審耳夫有北江中江則必有南江者此禹貢所未言而可因其言以求之者也吾之所敢知也以南江爲江水所分者此禹貢所未言而後人以其意言之者也吾之所不敢知也況以地求之而往往不合者邪吾因是而思漢以後之說彭蠡者其不審亦若是云爾夫曰東匯澤爲彭蠡明彭蠡漢水所自匯乃因其所匯之澤而揭其名曰彭蠡與他水故無與焉酈氏之說滄浪也

得之矣以禹貢之文江漢之水道參以禹貢山水澤地記之說彭蠡者攷之吾斷以彭蠡之在江北而非後世之所謂湖漢水者也

答吳摯甫論三江書

前辱教以禹貢三江必宜從班志博辨閎肆篤信好古甚盛甚盛顧鄙志猶有不敢安者天下地勢凡山脈經過之地處其水皆左右分流判不相入雖行至平地中斷其中亦有微有岡阜隆起以爲之障然故可以人力疏鑿如班志之中江經由銀林鄧步之間說者以爲禹迹此自可信者若其南微窒池諸郡萬山複沓峻極于天旁魄綿亙數百里絕無平迤中斷之所雖神禹無所施其開鑿之功其左右諸水并各自分注且其上游亦皆山谿澗谷湍激峻悍之流舟楫之所不至問之行旅商賈皆能言之而謂大江洪流徑行於其閒此萬無一可通之說也吾意足下雖篤信班氏曲爲之辭而固亦心知其不可通乎足下且以我非考之本經徒以其不可通避就而爲之辭不知裕劍正以班氏之不合於經而後乃悟其非耳經於導江曰東爲中江此南之別爲一江居然可知者也今乃以禹廟二河不見禹貢爲解夫禹貢之所略者固多矣漯川之流於大河特爲枝津固不可以耦北行之經流禹貢但以兗州之漯賅之於導河略而不述自固其所若夫南江中江同爲江之所分勢均力敵乃僅舉其一而其一顧置而不言邪則其義果何居邪足下又據鄭康成之說謂東迤者爲南江禹貢既言之矣蒙又非之禹貢導山導水曰至于某曰會于某曰過某曰爲某皆實指其地無虛言之者南江爲江所分則質實言之曰東爲南江宜也顧乃

迂其辭曰東迤爲此孤縣隱射之語以疑後世此何爲者邪且迤邪行也大江下流自東邪行而北適與禹貢東迤北之文合其嚴於辭也若是許叔重說迤文亦卽引夏書東迤北會于匯以釋之正其明徵今曰東迤者爲南江則江本東注且如班鄘之說其下亦自石城直東指吳何迤之所稱鄭康成及國朝漢學家故皆不知文者爲此說誠無足怪知文如姚惜抱及足下亦從而和之誠愚之所未解也足下又謂江河各有主名非河不得名河非江不得名江是說也於古未之聞也蓋程泰之始倡之而胡朏明實堅持之胡氏特以此鎭壓他人之口以自伸其說耳且漢非江也而曰東爲北江者何也則將曰漢入於江卽謂之江云爾然則導漾之文宜至南入於江已而其下三語誠當爲衍文有鄭夾漈之說者矣則又曰漢自爲一瀆入海故不可以附於江也若然胡又被以江之名也吾故曰胡氏之說進退無據之說也夫非獨漢而已九江亦非江也禹貢導水凡卽是水而異其名者則曰爲若北播爲九河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之類是也其所過他水則曰過若東過洛汭北過洚水過三澨過滫沮之類是也今曰過九江他水而非江也明矣江之可爲通稱不待辯而晰矣夫誠釋然於東迤之說之疏舛不足據與浙之可通名爲江則更取禹貢之文夷懌以善虛志而讀之將以班氏之以南江爲江所分者之合於經乎抑將以南江自爲一江者之合於經乎且班氏之說其失尤未可以一二數也彼所謂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誠卽南江也則吳特南江中途所經之一縣耳奚獨以系之吳也況自吳歷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以達餘姚相距且數百里而云在吳南東

入海自昔紀水道未聞有若是者錢氏塘亦知其不可通也從而爲之說曰由拳以往諸縣故皆居吳國南國後爲縣是以南江入海於餘姚言之又於吳言之且班志之吳國邪縣邪曰吳國南東入海則可曰吳縣南則不可人能知之矣即若班志瀙氏道毘陵所紀皆江水然北江於毘陵言之者以瀙氏非揚州之境必毘陵可言北江也非若石城吳之皆在揚州也其入海毘陵之北即江都之南非若吳餘姚之相去懸絕也雖若歧爲二其爲一水讀者可以立喻誠有如來書所云志文簡核彼此相備者若所云分江水與南江者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求之而邈不得其所歸足下乃援瀙氏言岷江毘陵言北江以例之豈其倫哉豈其倫哉抑其所謂中江者其上由今之當塗高淳溧陽至荆溪縣東南經東汰以入太湖中僅一東壩爲之限自東壩而東爲胥溪爲陽江爲荆溪故道歷歷中江左會滆湖以入太湖不入滆湖且雖滆湖亦入太湖由太湖入海莫大松江中江經太湖以入於海而南江固亦在吳南東入海者也則適皆松江而已足下引酈書佚文謂班氏未以松江爲中江中江乃自滆湖東出直吳淞之口不知是下何從更得此水道誠蒙之所未喻者夫班氏志之中江即松江非獨景純一人言之自昔說班志者亦皆言之雖以錢溉亭墨守班氏然生長是邦目驗較確亦以庚仲初所云松江即漢志之中江初無異辭此誠所謂不能更創一說以易之者也班氏之混南江於中江更無能爲之解者也裕釗亦豈不知而妄言者哉夫裕釗非故欲異於班氏也以從班氏不若從景純之於事理爲協耳景純所注水經久佚不可知其詳其與班氏異同蓋無由考定然即果與

班同者則吾亦但取其岷江松江浙江之一言而已矣班氏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立言矜慎誠如尊論然亦安知非傳寫譌誤以至是邪若鄭康成之說三江單詞孤義僅佚而見於兼明書初學記及孔疏之所引其江至彭蠡分爲三孔之說亦未必果與班氏符合且班氏合岷江北江而一之鄭康成乃以岷江爲中江尤其乖戾之顯然者至說文稱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王鳳喈謂江水當作漸江水其說漸漸二水與尊說乃若兩已之相背王氏祖朏明之說謂三江實一江者固不可從其以江不可通於浙江說不可易也年代遐邈古書舊說殘譌舛錯往往有之重以經師儒生紛庞歧異不可究詰獨以爲但當據經辭及事理以斷之耳足下或謂我師心背古果於自用固所甘之不敢辭也惟亮察不宣

李先生鴻裔

李鴻裔字眉生號香嚴晚號蘇鄰中江人咸豐辛亥舉人入貲爲兵部主事才高學贍名動公卿閒有達官諷使出其門許以鼎甲不顧某相國素與之善見其權勢日盛亦謝絕之十年南游江淮胡文忠公奏調赴英山軍未幾文忠歿乃從文正於安慶本文正門下士也是時開府辟召極英儁之選程其器能先生恆爲之冠文正嘗曰豁達精敏應世才也密疏薦舉江南平遂署糧道尋補徐海道勤捻興師以徐州爲總匯先生內筦胥儲外充營務治民持法接納諸將方略甚具擢江蘇按察使遽以耳疾乞休既罷官樂吳中山水因家焉得網師園葺治之有樹石池亭之勝積書數萬卷益蓄三代彝器金石書畫以自娛閉門謝客不復與世相關光緒十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工

書法能古文身後多不傳傳者其詩二卷參黎庶昌撰墓志銘

李先生榕

李榕原名甲先字申夫號六容劍州人曾文正公督學四川得先生及李香巖李苹仙士棻一時有三李之目咸豐壬子成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文正駐軍祁門先生入幕府參機務並時監司將領才識與相頡頏者不過數人自咸豐九年至同治五年常將萬人克太湖圍安慶攻建德戰彭澤湖口解靑陽之圍未嘗挫失以功擢至鹽運使朝廷知其久於軍事嘗以秦中事急有詔垂詢蓋欲大用之也及勦捻山東用文正密薦授湖北按察使遷湖南布政使未幾罷職歸主講江油匡山龍安書院前後十餘年乃卒所著有十三峯書屋文稾一卷詩二卷參十三峯書屋文稾書牘書札四卷批牘二卷

薛先生福成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庵無錫人少時喜觀儒先性理書縱覽經史爲經世之學同治丁卯副貢生會文正公勦捻北上張榜郡縣招賢才先生上萬言書文正大奇之謂李申夫曰吾此行得一學人延入幕府西捻平敘功以直隸州知州用光緒元年應詔陳言上治平六策海防十議一時傳誦以爲馬周陳亮復出八年在直隸總督幕朝鮮內亂建議立遣三兵輪東駛陸軍隨發先日本軍半日抵仁川入定其亂日軍無所施尋盟而退十年授浙江寧紹台道會法越搆兵馬江敗浙防戒嚴法兵犯鎮海先生築長牆亙二三十里擇要隘埋地雷於山頭設疑兵以沙土隱礮臺相持四十餘日法將孤拔終不得逞十四年授湖南按察使十五年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補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至英疏請增設南洋羣島領事又請蠲除舊禁保護僑民以擴生計與英爭議滇緬畫界事預索野人山地以挾之始得展讓近邊各地二十年歸至上海卒年五十有七先生之學初私淑陽明以收斂身心爲主自師事文正學識日充凡歷史掌故山川險要以至兵機天文陰陽奇遁之書靡不鉤稽講貫洞然於心治古文不拘宗派要以暢達眞摯爲主所著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海外文編四卷籌洋芻議一卷浙東籌防錄四卷出使日記十六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四卷庸庵隨筆十卷又有幕府古文書牘東西洋地誌諸稾藏於家參史傳　夏寅官撰傳　錢基博撰傳

文集

治河

自古治河無善法河之經流久而不能不變者勢也自禹疏九河河自碣石入海迄王莽時逾二千歲河之變遷不一次而大勢以北流爲歸自東漢王景導河由千乘入海歷唐至宋九百餘年河之變遷不一次而大勢以東流爲歸自宋仁宗時橫壠商胡頻年大決東流北流迭爲開閉朝議紛紜訖北宋之世東北分流靡有定局自金明昌之世河始分入於淮有明中葉北流斷絕而全河遂奪淮流於是向之東北流者改而南流矣咸豐乙卯河決銅瓦廂全河去淮由大清河入海於是向之南流者復改而東流綜計四千餘年之中河流之大變惟此數者爲最甚今值大變未久當事者不能不謀所以善其後於是有議復淮河故道者是欲挽之南流也有議就大清河築隄者是欲保其東流也更有恐其北入畿甸挾滹沱河爲患者是逆慮其

北流也事體既宏興舉不易且中外之論不合而南北之見復歧夫事之不易決也審矣蓋嘗攷之中國之水惟河最濁沙淤既久下流必先壅滯河乃決其上流卑下之所故黃河無千年不變之道宋歐陽修謂河水已棄之高地決不可復其理然也今自淮河之雲梯關以東康熙之世諸鉅公所迭議疏濬而未能如志者況其後受病益深河道且淤爲平陸夷爲田廬今誠挽河使南而河之故道積沙久淤且高於平地一二丈必不能容受全河也則其勢必將復決決而北則山東河南先被其災是徒費財力而啟泛濫之禍也決而南則淮揚通海先罹其禍且駸駸乎有入江之勢是混江淮河三瀆爲一也豈非宇宙一大變哉且不觀南河未徙之時乎曩者以全盛之際專力河工耗竭天下財賦奚啻三之一猶且聖主宵旰於上勞臣奔走於下僅得一日以安未幾而險工又見告矣今幸全河北徙經費裁減什八九顧猶必欲復之何邪噫是必廳汛官弁之素酣豢於斯者也否則貧員游客之素仰給於斯者也否則狃於習見而不能統觀全局者也議者又曰今故道之不能容河固已則請以北隄爲南隄而復築隄于其北可省隄工之半費是又不然蓋河隄之北皆平地也今欲行河於平地之上是猶築垣而居水也亦已危矣然則謂河之南流有害而河之奪濟遂無害乎曰否自河由張秋穿運而東挾汶入海而汶水不能濟運則有阻運之患大清河河身狹隘全河貫注其中游盪靡定頻年大溜衝齧隄埝決溢田疇山東之民告昏墊矣則有病民之患河之患先中於山東沿河州縣及直隸之開州長垣東明而其他如曹州之多水套沮河侯家林石莊戶之累告決溢沙河趙

王河之淤爲平地皆河流游盪所致失今不治誠不知其何所底止矣夫議復淮河之害既如彼河奪濟流之害又如此兩害不能兼去也於是徇北人之見者則欲驅河使南徇南人之見者則欲留河在北是皆以鄰國爲壑也非公論也夫兩害相形取其輕者今山東侯家林諸工猶不如向者豫工豐工之鉅也歲修搶修之費猶不如向者南河廳汛之繁也若謂河流遷徙靡常十年之後恐有大決則今將挽之南流而大決立見與其糜數千萬之鉅費而自致決裂之大變不如因氣運之自然猶可以無悔也爲今之計必不得已則用大清河築隄之說乎夫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約千數百里自銅瓦廂至雲梯關亦千數百里其地相等也規復故河需銀二三千萬大清河築隄亦需銀二三千萬其費又相等也以相等之地與費而改其已然者其勢逆因其自然者其勢順順逆之分明者必能辨之矣是故慮大清河之狹不能容河也則寬其隄以蓄之慮山東之有棄地耗正賦也則以淮河涸出之地抵之慮山東之物力不能獨舉也則以數省協助之而況以濟之清刷河之濁前人已有主其說者而其地又與漢之東流故道爲近儻治之有人目前之患或可少弭若必求萬全之策使無一地一民之被其害則自古所未見也所謂治河無善法也

大九州解

昔者鄒衍談天以謂儒者所稱中國者乃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奠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各爲一區乃爲一州如

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爲天地之際焉司馬子長謂其語閎大不經桓寬王充並譏其迂怪虛妄余少時亦頗疑六合雖大何至若斯遼闊鄒子乃推之至於無垠以聳人聽聞耳今則環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勢方里皆可覈實測算始知鄒子之說非盡無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學鄒子從而推闡之邪未可知也蓋論地球之形凡爲大州者五曰亞細亞洲曰歐羅巴洲曰阿非利加洲曰亞美理駕洲曰澳大利亞洲此因其自然之勢而名之者也亞美理駕洲分南北中間地頸相連之處曰巴拿馬寬不過數十里皆有大海環其外固截然兩洲也而舊文早有分爲二洲者即以方里計之實足當二洲之地是大地共得六大洲矣惟亞細亞洲最大大於歐洲幾及五倍余嘗就其山水自然之勢觀之當分爲三大洲蓋中國之地東南皆濱大海由雲南徼外之緬甸海口溯大金沙江直貫雪山之北而得其源於是循雪山蔥嶺天山大戈壁以接瀚海又由瀚海而東接於嫩江黑龍江之源至混同江入海之口則有十八行省盛京吉林朝鮮日本及黑龍江之南境內蒙古四十九旂西盡回疆八城暨前後藏剖緬甸之東境括暹羅越南南掌柬埔寨諸國此一大洲也由黑龍江之北境訖瀚海以北外蒙古八十六旂及烏梁海諸部西軼伊犂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環浩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諸種自鹹海逾裏海以趨黑海折而東北依烏拉嶺劃分歐亞兩洲之界直薄冰海奄有俄羅斯之東半國此又一大洲也雪山以南合五印度及緬甸之西境兼得阿富汗波斯亞剌伯諸國土耳其之中東兩土此又一大洲也亞細亞之判爲三洲既有確然不可易之勢余又觀阿非利加

洲內撒哈爾大漠之南有大山起於大西洋海濱亙塞內岡比亞之南境幾內亞之北境尼給里西亞及達爾夫耳之南境延袤萬餘里直接於尼羅江之源此其形勢殆與亞洲之雪山蔥嶺界劃中外者無異尼羅江又曲折而北以入於地中海是阿非利加一洲顯有南北之分矣今以瀛環志略所稱北土中土者謂之北阿非利加洲所稱東土西土者謂之南阿非利加洲此又多一大洲也而南洋中之噶羅巴婆羅洲巴布亞諸大島似當附於澳大利亞一洲夫然則亞細亞判爲三阿非利加及亞美理駕各判爲二世俗所謂五大洲者實有九大洲而鄒子大九洲之說可得而實指其地矣雖其地之博隘險易不同人民物產之旺衰不同然實測全地之方里謂其八倍於昔日之中國自覺有贏無縮所謂裨海者若紅海地中海皆是矣即有沙無水之瀚海亦可謂之裨海即中國東隅之黃海渤海有日本三島障其外亦可謂之裨海是裨海與大瀛海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彼所謂大九州者在鄒衍時豈非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乎至於禹迹之九州要不出今之十八行省若福建廣東廣西貴州諸省則禹貢並無其山川今於以上所敘一州之中約略計其方里要亦不過得九分之一然則禹迹之九州實不過得大地八十一分之一而禹貢所詳之一州又不過得大地七百二十九分之一耳余釋其梗概如此然後知考地形者不居今日則鄒子無解於荒誕之譏稽古說者不求實事則譏鄒子者亦終未擴拘墟之見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七十七 終